

写到 21 世纪*

1

我的第一首诗《昨天，今天》，写于一九五八年，是赠给亲爱的祖国。

那是采撷唐诗红豆、宋词黄花的日子呵！南大毕业后，当理科教员初期，在月眠湖边，“念台词与合唱的声浪/不断冲击我心灵的海岸”；在校外，“鞋子……常常沾上乡村的黄泥”。读伊萨柯夫斯基的《和平颂》、希克梅特诗选、艾青《诗论》中介绍的巴勃罗·聂鲁达生平、《毛主席诗词》、《鲁迅诗稿》。此外裴多菲、海涅、拜伦、雪莱、彭斯、何塞·马蒂等人的诗，民歌民谣……凡此种影响和活动，大致确定了我在一九六二年出版《水塔放歌》时期的诗风。

六十年代末在康乐音乐研究会讲习文学。一九七一、四年主编杂志《赤道诗刊》、《乡城文艺》。一九七七年至八一年当“诗囚”，“墙/用四面灰色/夹我……”。

*《满帆的欢笑》 文中未注明的，都引自拙作

迄今，唐诗宋词犹是我抒情写景的圭臬：向王维学绘光（“水上桃花红欲然”）、李白夸张（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）、杜甫“逐下千年之泪”（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）、范仲淹苍凉（“四面边声连角起”）、晏殊惆怅（“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）、苏轼奔放（“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）、李清照伤心（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）……常常为其一句中几折波澜、片言中几幅图画，对其“极炼而不炼，出色而本色”（刘熙载）的诗眼，以点代面的含蓄，舞蹈般的跳跃，富于音乐美的叠字，比兴（尤其潜喻）等等，大加赞赏。心平仄在其意境中久了，自己终于变成了苦吟派。

但我写的是自由诗，只听任“心琴上弹出来的乐曲”（郭沫若）——诗的内在节奏，不注重押韵，不限定每节句数、每句顿数，长句不超出十三字，常用跨行，并且为了知道音乐性，边写边念，至伤心处，让眼泪涌流（只在写讽刺诗才大笑）；例如写《你死在熟悉的乡土上》、《心上有你的声音》、《小女儿》等等。

不轻易动笔！再也压制不住才写。从意念意象到意境，从一千吨字矿去炼字，无不呕心沥血而得之。“愈是诗的，就愈是创造的。”（托尔斯泰）苦哉！

2

一向写实，到八十年代才惊异舒婷式的美丽的哀愁与北岛诗中思辨的色彩，于是开始涉猎现代派诗与诗论，诸如徐敬亚的《崛起的诗群》、谢冕编选的《中国当代青年诗选》、袁可

嘉的《现代派论·英美诗论》、叶维廉的《比较诗学》等等，遂认知中国新时期诗歌未尽是朦胧，其艺术特色不时表现在语言中意象之具体、鲜明、奇特与机巧，自有可观的美学价值，不能一概抹煞之。

我如今只在虚写意识的流程，使之更曲线化之际，才借鉴现代诗艺——

月台灯
照出蓝色的
别离

有人会问：别离为什么是“蓝色”的？是否你借用 blue 带有“蓝色、忧郁”的双关？还是暗示离人穿的是蓝裙？蓝裤？总之，利用语言的多义性，故意让读者作种种臆测与想像，这样意象的朦胧，反而酿就了浓郁的诗味。

四月的黄昏
流曳着一组组绿色的旋律

同样，有人会问舒婷：旋律怎么是绿色的？

其实，“蓝色”“绿色”在修辞上与陆游诗句“一溪涨绿鹭鸶闲”何其相似哉？！都是“可意会不可言传”的艺术境界。

写诗，本来就难在“意新语工”（梅尧臣）、“用浅俗之语，发清新之思”（彭孙遹），更难在必须与岁月的寒风作抗争，免得诗人的每脉情思有一天结成了冰？！

话说回来，先看下列——

那二十六个字母的
榴霰弹
颇洞穿了古文化的
秋海棠

读者不妨删掉“颇”字，立知删去几许嘲笑味？！

那二月
风声很白

这回又颇为自得其现代诗味！孰料碰到李世熊诗句“月凉梦破鸡声白”，顿悟中国新时期现代诗手法其实多数古已有之。

深夜里，你压低的声音
在我心上投颗炸弹！

这“投”字，借自杜甫诗句“暮投石壕村”，情况何等紧急！

至于比喻，《水塔放歌》全用明喻形式：A像、好像、好比、仿佛、似B 强调A。可简化成A>B

现在只举一例——

我压抑着怎样的沉痛，
仿佛整个地球压在心上……

到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第二本诗集《心上有你的声音》时也常用

--

铁栅影
像五线谱
填我红血音符

有时用暗喻（又叫隐喻）形式：A的B、A是B 地位同等。A=B

例一：时代的风
曾吹心帆
成“C”

“心帆”作“心像帆”解，是明喻；作“心的帆”解，是暗喻。“心帆”成“C”，可知劲吹的是东风，实际上这形象化手法采自岑参诗句，“风掣红旗冻不翻”。

例二：……把唐诗的霜叶
宋词的杏花
夹入梦乡与心扉

例三：任生活是严冰

少用借喻 形式：O（A不出现）← B 强调B --

黎明的太阳
把千万朵红花抛上
天空

“红花”借喻“阳光”，但未在诗中出现。

罕用潜喻 形式：A > O (B不出现) 强调 A --

例一：你呼喊着的胜利，
鲜血燃烧遍新加坡河……

“鲜血”这里省略了“如火”。

例二：月色
照凉了
中年

“月色”这里省略了“如水”。

潜喻，其实是明喻的转化形式，把喻体 B 推压到喻本 A 的背后，因而更为含蓄。

我追求形象化，也讲究通感 (synaesthesia) 手法 --

岬上
目光抗议着
漫天皆白

把“目光”写成有声的“抗议”。

也采用绘声绘光——

例一：雾角

耐风灯

祖国号

向明天长征

“雾角”（fog horn）绘声，“耐风灯”（hurricane lamp）绘光。

例二：歌声带星光

传来、传来

间或用象征——

“回”

二重锁

八堵围墙

黑格尔说过：“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，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”。可见象征的重要性，尤其带理趣的诗。

近两年来，我试图把小说技巧（现实主义的、现代派的）、中国绘画“计白为墨”的空灵、电影蒙太奇（montage）等

等，熔铸进自己的诗中，以期瞬间的视觉印象能合成视觉和弦似的效果，提示一个个高于视觉印象的新意象，再把各意象分镜头似地迅速转换，激发起读者的想像力去填补转换所留下的空白，从而组接成完整的形象（即意境）。如此一来，忽忆起杜荀鹤的“炼精诗句一头霜”！

3

用岁月
燃爱和
恨

从一九五八年至今三十年了（包括当“诗囚”“燃爱和恨”的四年），“不过出两本集子——三十四首/薄薄六毫米”，惭愧不能畅抒世纪情、山河恋，就像你——

嫣然一帜
帆哟！
无畏于世界性落潮

却是无比自信又寂寞呀！

1988. 7. 19